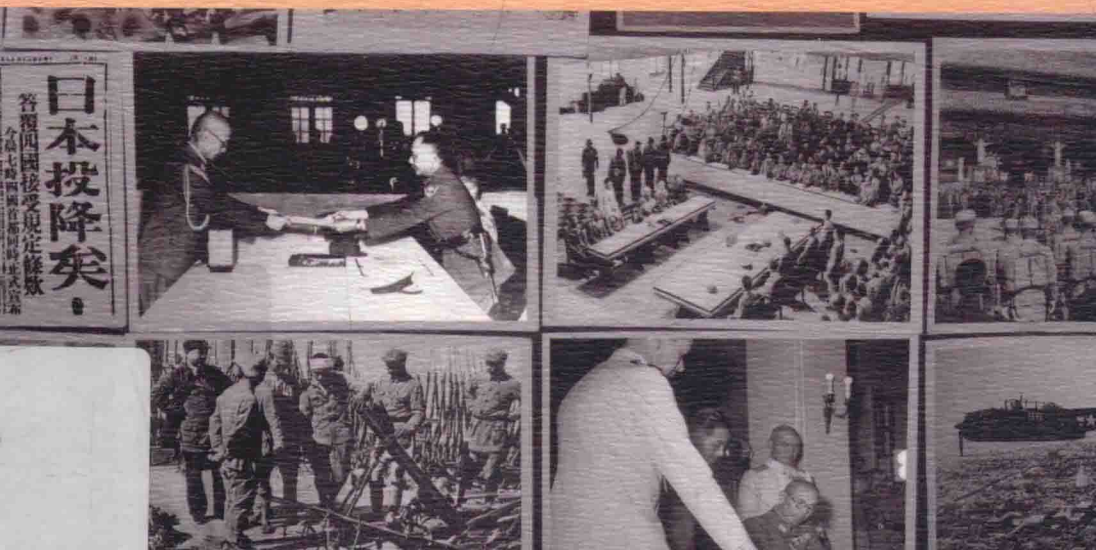


顾伯冲 著

日本开拓团 移民侵华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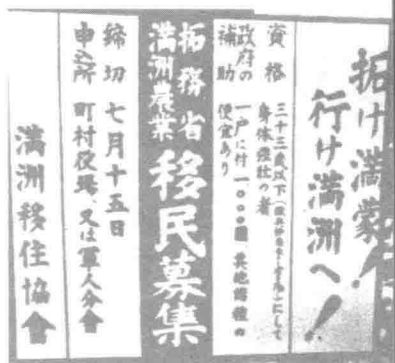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日本开拓团 移民侵华纪实

顾伯冲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开拓团移民侵华纪实/顾伯冲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743-2

I. ①日… II. ①顾… III. ①侵华事件—史料—日本
②日本—移民—史料—东北地区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811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开拓团移民侵华纪实

顾伯冲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743-2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38.00元

序

2015年1月19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向遇难者敬献花圈。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在演讲中表示，希望悲剧勿再重演。

看了这则新闻，人们不禁要问：安倍为什么不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呢？为什么不向中国人民谢罪呢？日本二战投降已经70周年了，当年发动战争的恶魔已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在日本国内总有一些人，对当年军国主义者的暴行矢口否认，甚至一直在设法篡改历史教科书。

在对待“南京暴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暴行”的态度上，日本为何反差如此之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宏大问题，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都会提供他们研究的答案，文学家也会从自己的专业视角贡献出自己的成果。我们过往的很多反思日本侵华的文学作品，习惯于以固有的具有特色的价值观贯穿其中，殊不知日本早已“脱亚入欧”了，国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早已随之西化。因而，我们的一些小说、电影、电视剧赢得了国内读者、观众一大把一大把的眼泪，而相当多的日本人却一片愕然、浑然不解。

这里，不仅有日本当局的文化禁忌因素，更有一个我们的艺术作品的思想穿透力问题。如何穿透？在我看来，人性，也许不失为一个最佳的角度。

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除了要认识这个客观世界，还要认识我们自身。在战争这种人类活动的极端形式当中，人性也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错综复杂的多重面貌。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模式，有时这些模式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区，而这恰恰是一

种站在人类文明更高水平上的理性思考。

从深层次上讲，人性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要强大。战争可以涂炭生灵、摧毁城邦、征服国家，却极难征服人心。世界上能够真正深入人心、征服人心的，是人性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

对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反思，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作了战争铺垫，在中国推行了一场“副战争”，即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移民侵略。尽管日本政府对此冠予了许多名称：开拓团、拓荒团、垦殖团、蒙满开拓、特别移民，等等，但实质就是提前为实施全面侵华战争服务。之所以称它为“副战争”，因为这些移民自从踏上中国东北这片黑土地起，虽然绝大多数没有直接拿枪操炮屠杀中国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积聚战争后劲，有的本身就与关东军沆瀣一气、助纣为虐。

70 年来，有关对日本移民侵华史实的研究和艺术再现不像对全面侵华战争那么多，鲜有人在不断放大的非人道这个“总病根”上去探赜索隐，也几乎没有从“唯物因果”这个无形的铁律上去深挖根源。

诚然，本书承担不了让历史穿透人心的大任，只是以一个个当年亲历者的亲身经历，进一步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把残酷的“开拓”见闻、不幸的逃难生活、中国妈妈的慈爱、痛苦的回国之程、沉痛的社会反省，以及其中的血与火、泪与痛、爱与恨的纠缠、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的历史呈现出来，让人们从人性根源上思考，品出其中的正邪、善恶、智愚、廉贪，咂到人的根性、心术、欲望、秉性、伎俩。这样的反思，可能更具有令人深思的历史文化蕴含，并且从深层次上比较中日两国传统的价值观。

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有关当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历史，在各种正义与和平力量的推动之下，兴起了多种多样的回忆、议论、反思，在民间开始出现了以人性的角度看待这场“副战争”。这些思考和讨论，与其说是发表对过去战争的政治见解，不如说是表达了人们对于文明和未来的愿景。这种愿景或许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下的许多具体问题，却表明了人类在观念和意识上的某种进步，也反映了人类在历经一种反人性的极端恶行后，期待人性的回归。

在二战中幸存的犹太知识分子扬凯列维奇在一篇题为《非时效性》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忘记这些反人性的巨大罪行，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新的犯

罪。”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是选择不负责任的遗忘、非理性的仇恨、廉价甚至有点“夸张”的宽恕，还是选择有限的“宽恕”，以及如何对待这段荒谬的历史和每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仍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沉重伦理问题。对此，作为后人不能只好奇地回望这段历史扬起的尘埃，应当让历史变成智慧。

良知是人类全部文化总和中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这一部分的文化，轻言是次品质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这个世界必须是一个良知社会。社会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铸石一样的价值观和原则来支撑它。

时间筛过轻松，滤过平凡，沉淀在记忆中的是挥之不去的历史厚重和民族心灵的创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集体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历史。如果一个民族在历史的灾难中获得一种自觉反省和深刻批判能力，那这种悲剧便获得超越其本身历史范畴的永恒的警示价值。

为了人类的未来，人们有责任去讲述那些曾威胁过人性的过去，从而把非人性的毒瘤剜掉，让人类永续太平。

此乃本书写作的立场，亦为序。

顾伯冲

2015年2月10日

于北京正义路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吞天计划	7
(一) 身一壮, 手就痒	7
(二) 寓兵于移民	12
(三) 到中国去	19
(四) 孩子也不放过	25
第二章 “开拓”的日子	30
(一) 明火执仗	30
(二) 坐享其成的掠夺者	37
(三) 泛滥的“屯垦病”	43
第三章 从“移民”到“弃民”	48
(一) 丧钟响起	48
(二) 逃亡路上	54
(三) 人之将死, 其行却恶	61
第四章 救人要紧	66
(一) 孩子无罪啊	66
(二) 融进新家	71
(三) 大爱无仇	78

第五章 父爱如山 母恩似海	85
(一) 没妈的孩子也像个宝	85
(二) 为爱撑着挺着	88
(三) 别伤着他们的心	93
第六章 欲走还留	98
(一) 走吧, 孩子	98
(二) 两难选择	103
(三) 跨海亲情	110
第七章 我的故乡在远方	116
(一) 家在哪啊	116
(二) 又一次被抛弃	120
(三) 一定要讨个说法	127
第八章 往事不堪回首	132
(一) 邂逅诉衷肠	132
(二) 良心发现	136
(三) 人性不是橡皮泥	142
参考文献	147
后 记	150

引子

70年前，在中国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的一个杳无人烟里，“闪烁”过这样一段凄婉的跨国之恋。

一对沉默寡言人。

王绍德，黑龙江省方正县地地道道的农民，20来岁，脸上有点黧黑；秀子，随日本开拓团移民而来的少女，春韵丰润的丽人。命运之神让这两个出生于不同国度的底层平民相识了，继而又不经意地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也许，冥冥之中总有一条宿命的纤绳始终在操纵着芸芸众生。

当时，中日军队正处于交战状态，两国的政府和民众前赴后继，使出了浑身解数。即便身处那样的年代，到了钟情和怀春的年龄，也难以抹去一缕缕的羞涩情怀与一阵阵的情感悸动。

要是在太平年景里，王绍德与秀子肯定继续着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然而他俩还没来得及品尝到那杯甜汁，却猛然被灌下了血腥的苦果。

在那个用战争给历史定义的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常常只是洪流中一粒随波逐流的草屑。有时候，人来到这个世界，许多事情自己是无法决定的，也很难把握命运之舟如何前行。在无目标的行驶中，毁灭的道路随时可见，又无法绕过。

这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1945年8月中旬，流经松嫩平原的蚂蜒河、大罗密河的两岸，如约染上了秋色。

东北的秋天，还是来得那么突然，先是一场暴雨，瞬间驱走了盛夏的热浪。紧接着，经过了半年多的孕育，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开始分娩了，到处枫丹

芦白，漫野流香。

天地总是有大美而不言。

一天早晨，大自然又一次完成了昼夜更替，田野的芳香在成片的树林上缭绕，丝丝缕缕地从树梢间滑过，掺入无息的风，溶解于纯净的空气。王绍德正大步流星地赶往赵炮屯的日本移民村，为那里的一位名叫增田的日本移民做工。

从内心来说，王绍德是很不情愿为日本人做工的。他清晰地记得，六年前的一天，还是十三四岁孩子的他一起床就看到一百多号日本人聚集在屯里，在数十个扛着长枪的关东军士兵的“保护”下，强行将这里的老百姓赶走，随即霸占了大伙的土地。当时，他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老实巴交的父亲差点儿寻了短见。仅一夜之间，这里变成了日本人的“移民村”，据说安了二十多户。那些日本人来了以后，立即将所霸居的屯子四周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大沟，挖出的泥土堆垒在大沟的内侧，形成了一堵很高的土墙。村民们路过这里，总是咬牙切齿地朝它骂道：“鬼子村。”

这是当年日本政府对东北实行移民侵华政策后，强行吞并中国人家园、武力驱赶当地平民，建立所谓的“开拓团”的一个缩影。

那些日本移民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去开拓，而是舒舒服服地当起异国地主，把抢来的土地租给了当地农民耕种，自己靠吃租粮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王绍德就是这样成为一名佃农，一年四季“卖”给了增田名下的田地里。

敌国之民并非全是敌人。在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之中，也许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补丁，就能触动到自己心中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王绍德的憨厚、诚实、能干，深深地打动了增田的妹妹秀子，她看上了这个小伙子，并暗地一直关照着他。天长日久，她澎湃的心里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涟漪。

最令王绍德难忘的是前些天，他与秀子还有她的嫂子一起收割麦子。劳作间歇，绍德与秀子面对面坐着。她瞅了他一阵后，突然低声对他说：“绍德，我的要嫁给你。”

是自己听错了话，还是秀子拿他开心，王绍德一时有点晕了，只是脱口

而出：“那咋行啊！那咋行呐！”说完，他的身子不由地往后挪了几步。

顿时，秀子那张清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双眸里还是荡漾着明丽温柔的春水，低着头喃喃而语：“那有什么不可行的呢？虽然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可我们都是老百姓啊，良心都大大的好！”

其实，秀子对他的好感，绍德的心里早已有了隐隐的感觉，逢年过节，她总是往他包里塞些吃的东西。现在，面对着这位漂亮的异国少女突然抛来的绣球，他一时不知所措，连忙推托：“我有老婆了，咱们还是做朋友吧。”

秀子一听就发急了，并说：“你骗人！我的知道你还没有老婆，就算有了，我的也不怕，愿当小的。”

“那我养活不起。”王绍德似乎条件反射般回答道。

“我的能干活，什么的活都能干，不用你的养活。”秀子边说边挪过身来，使劲攥住他的胳膊。绍德第一次与秀子这样近距离肢体接触，余光里看着她修长的身材凸凹起伏，虽然穿着土布衣裳，但还是掩盖不住那种来自像熟透了的水蜜桃般的诱惑。

“那也不行呢……”

王绍德将尾音拉得很长，好像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的确如此，那半句没有说出的话已经在他的肚子里滚动，就是没有蹦出来：娶了你，别人会戳我的脊梁，说我是汉奸。

可是，当着她的面，他又怎么能说出这话呢！

此时，夕阳渐渐西下，天地间一片静穆，金黄色的麦地里被涂上了一层红光。绍德环顾着这里的景色，远处时不时地吹来一阵阵凉爽的风，这风是从茫茫的田野里飘卷过来的，他的身上、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凉快、爽净……

这一幕刚刚逝去的火辣辣的画面，一直被王绍德在脑中反复回放，并不断加上自己的各种注解，当然心里也涌起了一股股甜甜的暖流。

“叭、叭……”

突然间，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使正在赶路的王绍德猛地回过神来并收住了脚步。这枪声来自“鬼子营”方向，这是他的第一反应；秀子不会有事，是他最为担心的。于是，他一阵奔跑，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鬼子营”，放眼一望，只见各家的屋檐下都堆着松明子，并且窗户关得死死的。

这下，让这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小伙子好生奇怪，便猛地闯进第一家，看见两个女人模样的人朝里躺着，并且一身和服，脸上都涂着脂粉，一条洁白的毛巾扎在脑袋上，看样子不像是在睡觉，炕上的被褥整整齐齐的。他大喊了一声，她们丝毫没有反应，再上前仔细一看，只见她们脑后的枕头上被血染得鲜红鲜红的，炕沿上还流着血滴，房间里蔓延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味。

她们死了！

王绍德不由自主地出了一身冷汗，再细一看，她们是被用枪打死的，子弹是从眼眶射进去，从脑后出去的。

他慌忙跑到第二家。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平时与他还比较熟悉。一打开门，展现在眼前的是，母亲倒在炕的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已经断了气，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在死之前曾经拼死反抗过。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眼前的现实，使王绍德不由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事后，他在回忆中说道：“不用说，这是日本人明摆着自己打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前些日子，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见过、我相信，可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紧接着，不远处又传来“叭、叭、叭”的枪声，响得空气都有点寒战，更不要说人了。

惨不忍睹的场面与恶心的腥味，一下子把这个年轻的后生噎住了。他慌忙退出房间，直奔秀子家。这时，迎面走来了三个持枪的日本人，并大声对他喊道：“王的。”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只见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手上的枪还冒着烟。王绍德刚停住了脚步，那个少年把枪扔了过来，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见到他们这副模样，他十分害怕，心想我跟你们这些魔鬼哪里是朋友，平时见到恨不得一口咬死你们。可现在只能颤颤抖抖地应付道：“是、是，是朋友。”

只见那个少年把衣服拽开，右手的食指指着胸口，朝着王绍德歇斯底里地叫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大吃一惊，再看看那两个老头，眼睛血红血红的。见了这副模样，

他哪里敢上前去拿枪，掉头拔腿就走。谁知，那个少年冲上来揪着他的衣襟吼道：“大人、孩子，已经统统的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绍德接着问：“是你们杀死吗？”

“是！”两个日本老头几乎异口同声。

“你们为什么要杀死自己人啊？”王绍德话刚一出口又噎了回来，心想哪里工夫与你们纠缠，只想快点儿到住在第三排第二家的秀子家去救人。

“不许动！”

那个日本少年举起枪，并吼道：“她们也统统的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的！”刚才还请“朋友”帮忙速求一死的，此时却凶相毕露。

面对这几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王绍德只好在他们的枪口前慢慢地退出屯去，继而绕道疾步跑到了秀子家。刚一推门，只见她一家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秀子那双美丽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他已经顾不上这些，迅速将秀子抱起，只见她吐出了仅存的一口气，随即安然地闭上了双眼。

“啊……”

王绍德发疯似地吼叫了起来，整个屋子也似乎随之抖动了。他是后悔自己来晚了，还是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也许两种因素都有。

离开秀子家，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什么，“噼里啪啦”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忽一会儿，枪声又激烈起来。后来，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里的中国人反水了，与昨天他们还恭恭敬敬的日本人交上了火。

当时，王绍德看见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这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还有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最后，那个老头毅然开枪打死了那个少年，还有那个女人，随即自己也自杀了。

枪声停下了，“鬼子营”里却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一共八十多人，男女老幼先用枪打死，然后被烧成了一具具白骨。这天，“鬼子营”里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其他的全部自杀，或被这三个人枪击致死、用刺刀捅死。

数天后，开拓团屯子里的道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空空荡荡的，路边没有

被烧掉的野草被秋风扫得弯弯的，就像刚刚冲过一股洪水，把一切生命的东西全给毁灭了。

这些来“开拓”的日本移民作了什么孽啊，竟这样大规模“同室操戈”？前几天他们还是载歌载舞，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现在却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第一章 吞天计划

《吉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载文《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其中开宗明义：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实施了大规模移民战略，尤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陆续向东北派遣30余万日本移民。日本为了掩饰其战略意图和侵略行径，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团”改称“开拓团”，企图掩盖日本侵略的本质。从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及其移民政策的变化过程来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上升为“国策”地位的国家战略行为，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手段，日本“开拓团”本质上就是“殖民扩张团”。

——题记

（一）身一壮，手就痒

1851年初夏，长崎港。

这是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码头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时值傍晚，夕阳正氤氲着无限的依恋，把无数条金丝抛向喧嚣的尘世。大海波涛不惊，晚霞散发着炫目的光彩，海水蓝得醉人。甲板上的人们注视着洁白的海鸥不时地从海面悠然掠过，心胸仿佛是被时光的穿透力震慑，赏心悦目，胸荡层云，美不胜收。

立于山巅，极目远舒，只见海天一色，青山如黛，林海如荫，芳草如萋，残阳如血。

此时，一艘中国商船徐徐驶入港口。它刚刚抛锚停稳，一群身着白色制

服的日本海关人员就登上舷梯，开始例行检查违禁物品。忙乎了半天什么可疑物品都没有找到，却在船长的舱位里发现了三本厚厚的书，封面清晰写着四个篆体文字：“海国图志”。这是清代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但他们不懂。

这是什么邪述淫书呀？海关人员如同碰到了瘟神似的。于是，他们立即上岸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哪知，那些识货的人一见此书，顿时眼珠发亮，可能哥伦布在船上发现新大陆时的眼神也没有那样专注，随即拍案叫绝：这哪里是邪述淫书？这是宝贝啊！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日本的最好礼物！

原来，19世纪中叶的日本仍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随着欧美殖民者的相继入侵，日本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闭关锁国的日本内外矛盾日趋激化，犹如“黑云压城城欲摧”。那时，急需一场革命来摆脱这种困境。不堪忍受幕府统治和外国殖民者压迫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纷纷要求“富国强兵”，急需了解世界。

《海国图志》这部石破天惊的划时代著作不期而至，仿佛是天上掉下的一面神奇的魔镜，照亮了死水无澜的日本。此书很快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高度重视，甚至被全日本推崇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以至半个世纪后，中国的梁启超这样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夷维新之活剧”，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这对当时同样矛盾重重、弊政丛生的中国来说，何尝不是一历史的大讽刺与大悲剧。

窗口打开了，目标出现了，一切有了方向。仅仅17年后，也就是1868年，日本的精英集团决定发奋自强，推行现代化改革，力争在短期内赶超英美等西方强国，并将这次自强运动号称“明治维新”。国家目标的外倾，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几千年不曾有的根本性大逆转，充分表现出“近代”与“古代”政策上的重大区别。

力大就是王，谁强就向谁学，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一直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1200年前，日本也曾拜中国为师，在日本朝野推行“中国化运动”，对中国文明的态度从唐朝开始就几乎是亦步亦趋，把处于草昧状态的日本民族

不断向前推进。但是，他们很快病好了打医生——恩将仇报。

而今，日本要另拜老师了——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拜英美等强敌为师。这场维新运动，的确就像一粒速效救心丸，让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几乎变魔术般地崛起强大了起来。

鲁迅先生当年曾这样嘲讽一些中国人：“人一阔，脸就变。”可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不知咋的，犯上了“身一壮，手就痒”的毛病。国力一壮大，有了与大国掰手腕的狂傲与自信，便开始向外伸手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正是西方列强疯狂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帝国主义时代，一些日本政客看到的是弱肉强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且，他们以猎犬一般的嗅觉，搜索一切可能存在的机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以先进的西方列强为榜样，直接进入它们的角逐场。没有本钱，就去生拼硬打，用武力开道；没有实力，做不了世界霸主，就降低标准，先去当东洋霸主。于是乎，在日本统治集团的眼里，一条武力称霸的道路渐渐清晰起来。

应该说，一个国家是要有点雄心的。雄心会成为一种进取的动力，会全身地投入，会向一个目标前进，会为之奋斗不已。不过，若是雄心变成了野心，野心勃勃、野心过头，野心大到蛇吞象的程度，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贪得无厌地占有，无所不用其极，那就很可怕了。

起初，日本军国主义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口。之后，看中了中国东北，并视为“生命线”，不但以实现“大日本主义”理想为己任，而且制订了实现“大日本主义”的五期扩张战略（1937年《田中奏折》提出对外侵略总战略：第一期夺取中国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企图从这里征服世界。在此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和参加过多次战争：

1874年，进犯中国台湾；

1875年，入侵朝鲜；

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得到台湾和澎湖列岛、2.3亿两白银的赔款，以及一系列特权；

1904年，在中国东北三省发动日俄战争；